

文

山

集

文

山

集

宋丞相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書

回胡僉判請交割

除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日

某仰德襟期比布之竿牘頌飭謝言茲不贅吐首祈崇炯
某幸甚區區此來得忝交代意者天將開攀拊之緣使之
拉湊一至於此惟是天賦偏於愚戇親見聖主懇焉求言
意應詔者必有中今日之故側聽逾久無能爲國家陳大
計者私念上悔悟勇決如此而某蒙恩至厚他人旣不言
則雖踈遠豈容避其責是以積忱累日冒死投匭以冀一
感悟天聽出關席藁以來首領且不自保況苟官職乎高

誼不薄猶以同案爲情連屈軒車復畀翰墨一吏至又持公文以來周旋曲折無非眷愛某感激不自勝惟如前之義則有不可孤長者之意不敏謂何某尚留此奉旨若數日後威命不下則是上憐其愚而寬宥之某當歸且念咎矣而非所敢望也所有添差僉判廳公用某一切不會祇受或郡府不以某爲不肖他有情文則恐吏輩爲欺而亦某所不與知也本須具狀申府惟身爲罪人不敢自擬於屬吏之列得於畫諾之次叙其衷情則某之受賜甚厚也
臨風拳拳

賀吳提舉西林

已未

某自九月赴京師時請叩門墻蒙警策備至妙語天然或
相行色篋笥間至今耿耿有光氣第某解舟至豐城及聞
新局肇更鄰麾茂畀細讀仕隱不同轍之句則雲駛月運
舟行岸移轉瞬之間已成兩樣雖然此非爲明公榮也纓
冠褰裳世道有賴焉某來上下以鄂鄂故爲之瀕洞聞諸
閩雲集而正不多以此爲不足慮獨賜教時則衡陽之
事明公蓋已及之而中外未之信某以十月晦至脩門則
聞聚毒已并流波浸漫秣陵荷擔之事蓋凜凜已兩月中
間新相至則又得月十日定帖耳然我之緩急往往視敵
之起息爲之則定帖者未可保也譬如一間屋前人放火

已燒及旁舍僅僅得全宅未動卒急得一曉事人率衆拯
救雖千百擔水未足以頃刻沃滅明公蓋防防一大頭項
也今事莫如哀吉之急袁以改畀明公而鄉里又得平林
爲重時有明公諸人必能一心同力以障潰堤之衝籍此
無恐惟內間則病根未去履翁掣肘尚多雖言路大開而
奸諛熏注之深搢紳多不能自拔徒聞應詔投匭則學校
與布衣而已世變至此可爲慨嘆某不量其愚輒上書論
其事區區以爲宗社有故死亾亦在旦夕不若犯危一言
有及於今日之難其得禍與否不計也今出關待罪已三
日而上猶未見施行未知後命如何藉天之靈祖宗之休

明公之庇得全首領而以周旋於義旅之後不勝願也而不敢望也封事藁止於一本付璧第全錄以呈似其疎狂知執事不笑且憐之否共惟節鉞交錫旌旗一新誼當專狀爲慶顧世變至此明公方任大責重以與上下同憂患某不敢作平世語也惟明公亮之引筆嚮風拳拳不備

回聶吉甫

號心遠

某比道從鳴珂幸甚獲下鴈龍之拜蒙眷愛稠渥侍樽俎間者連夕感激不自勝別後凡百餘日數千里行役貿貿於一來一往之間大可取笑伏承寶墨鐫教備至今天下大勢所以削弱不支實坐於文物制度之密區區直欲割

去繚繞使內外手輕脚便如此而後可以立國中書言規模大槩所以纖悉上下其說則未也朝廷若不鄙而行之則台諭欲列置一帥如古方伯連率者又當再商量也區區之心既不足以行於國退而欲爲一鄉一宗之謀正將擇險以爲依集衆以爲安但事勢浩大不量其綿力而欲舉之善後與否視無所及何如某乍歸冗劇使命日亟返姑此治報何當一日會晤以請所未聞

賀何尉

名時字了翁

某頃揭揭入國時江皋祖帳爲意腆甚感激之私不自勝別後不圖世變沄沄天下大事幾去某始而駭中而疑繼

而憂憤又繼而大聲疾呼以至於流涕出血相去近百日而展轉變化以至若此事變可畏矣哉某學無涵養不能謹其所發倉卒來歸求爲杜門循省之計藉慶雲在上以此月七日善達鄉國甫入境側聞一同桑梓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以廉革貪以明易暗以神奇變異懦大冠縫掖交以程吳歸焉方謀奉狀至屏下而紫氣煌煌已移照隣次交臂相失懷此悵怏當今事會方殷人才不競一杞二杞國家常病之今州縣之於執事亦此類也凋瘵頽洞之餘雖近於不可爲而開繁破劇如長才得以自見可賀也吉水之爲邑得之朋友見謂官錢無定額賦無正籍是以若

此其竭澤也平林以鄉人爲郡念此至熟也執事軍期之暇爲之定制立數求爲一定之經惠幸茲邑其庶幾乎

上丞相

除秘書省正字辭免不允

正月吉日具位文某謹再拜奉書于某官某昨蒙朝廷不以不肖授祕書省正字職事某自念非才未有庸歷輒具狀辭控旣而省劄降不允之旨鈞翰重促行之命伏惟聖天子之所拔擢大丞相之所提撕德至渥也某一介晚末跼伏深密所知不出田里大丞相勒名鼎彝紀功太常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下土之人求望其位貌聽其謦欬不可得也惟聞弓旌紛於阿澗束帛徧於巖野

元德碩望麟游鳳集於省臺之上想望風采以爲不圖此生獲見昇平如此詎意今者宸命收錄於草茅鈞畫照耀於山谷恩光所被震悸不自持僕惟此舉不見於今世久矣夫大君宗子居天位者也宗子之家相理天職者也自一命以上所以輔贊大君彌縫家相者皆將以分奉天之責者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欽哉惟時亮天功又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天叙有典天秩有禮韓愈曰天付人以賢知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忱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天命人事常判然不相侔而前言往傳動必以天爲訓者人雖藐然萬物備於我苟爲凡民則已大之爲聖賢秀之爲

士天地民物孰非一己之責任重致遠皆性命之當然也
由此觀之用人者非私於其人爲人用者非私於其用近
臣之得所爲主皆所以事天也此意不明上之人操其公
器大柄以自私曰吾能以富貴人下之人失其靈龜貿貿
於勢利之途而不知返是以上不知以代天理物爲職而
無復有以貴下賤之風下不知以畏天悲人自任而無復
有比之自內之義天地失位人極不立人物悖其性往往
由此者多矣伏惟大丞相勲在王家意在人物方且以不
滿假處功以不驕吝處才開忱布公集思廣益嘉與天下
賢士大夫以爲共理如僕庸愚亦得自列於兼收並蓄之

下顧僕不足以稱所舉爲大負而由先生此心天命之所
流行國家之幸斯世之福也謙之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先生之用心以之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先生之
用人以之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
爲而已矣由是而言自可比功於隆時垂號於無窮矣僕
雖鬼瑣無足齒其於明時不敢自棄求所以無負上帝之
衷仰承君相之惠將盡心焉某已於元日祇被新命謹別
狀遵稟惟是屬有私役造闕之月日尚此遲之伏惟大丞
相矜憫其情而原其後至之罪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某之
補報知遇將有日也下情不勝懇惻激切之至謹奉書不

備

通廟堂

溥論承
心制事

某仰恃鈞慈直布心腹某昨歲四月遇先人本生母之喪以服制未定請之朝廷遂作假俟伺旨揮後來此申未及下而某得効某以義起禮謂先人若存則於所生母當申心喪先人既已矣則某照承重例遂承心制自謂仁之至義之盡莫如此矣未幾龍溪友議板行天下謂某當有重服匿而不行一時聞者爲之疑惑後巽齋歐陽祕書守道爲或問衢州曾添教鳳爲詳目二先生發此精義禮意昭然大明某竊聞龍溪友議印本以萬本閩廣遐陬莫不有

之旣不能家至戶曉須得朝廷討論墳典禮意播之邸報
著以爲令使天下知孝子慈孫之用心而不至爲謗者所
惑是以拳拳致請乞下太常討究一番三月末旬伏領鈞
翰特蒙先生照見曲折謂其所遇在禮之變所循爲禮之
正且如昨者臬申已下禮寺某以爲定禮典正流俗在此
舉矣四月三日忽得承受人報備至寺狀所申乃引紹興
休寧縣尉蔣永吉與寶元集賢校理薛紳爲證直指爲某
合持齊衰三年嘻其誤矣聖人制禮自有隆殺其隆殺本
之人情切詳蔣永吉之祖妾直下只有蔣永吉使蔣永吉
而不服則其祖妾爲若敖氏之鬼矣所以爲孫者須持齊

衰今先人之本生母自改適劉氏之家有劉氏子孫持重服則主祀固是他姓矣是以某體先人之心則只當承心制也况蔣永吉無祖母今則某有正祖母在堂何緣可爲劉母持齊衰乎劉母之子既持齊衰某又自姓文何緣兩姓俱有齊衰之服乎又詳薛紳之母既稱爲祖母萬壽縣太君王氏則是嫡祖母也當時朝廷止給假三日只從孫之本服所以薛紳再申指爲先人所生母謂服不可絕也故有三年之制此正是承重孫又自與蔣永吉者不同也禮官不讀書不講義不明先王隆殺之意往往只據吏人檢至故事見有父所生母四字便謂事體一般鹵莽申上

更不曾子細致辨於同異之間今且未須論某所得服如何且只論先人之服先人之母改適劉氏既有劉氏子爲服且先人係出繼別位又非本位之比先人只當有心制不當有齊衰明矣若先人有齊衰則某當以齊衰先人有心制則某只合承心制豈有先人本等止有心制而某乃有齊衰之服乎朝廷所行便作萬世不刊之典毫釐之間所當致辨矧禮意粲然非有嫌疑又何難辨之有某承心制已一年矣今非畏有齊衰不願承服但可惜禮官如此討論萬一誤朝廷備擬行下恐國朝會要上又錯添一典故不免貽將來朝廷無人之誚耳今看來禮官未必解事